贾平凹的宠物

■张晓琴

有一年冬天，贾平凹老师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南方，大家约好了从他的书房出发。出门前，他说，得买些吃的。我说，那我下楼买吧。我出单元门时两个朋友正要进，他们问我干什么去，我说，买点吃的。他们很惊讶，说，现在出门还要带吃的？我说，你们先上楼，回来再说吧。

其实，这吃的东西不是我们要带去南方，而是给贾平凹老师的宠物买的。贾平凹是个有悲悯怜爱之心的人，他笔下有过不少让人难忘的有灵性的动物，比如《秦腔》中那只叫来运的会唱秦腔的狗，《怀念狼》中一打猎就精神百倍的猎狗富贵、主人头痛时能给主人挠头安慰主人的猫翠花，以及能幻化成人前来报恩的金丝猴。他在散文中写过老家的猫在父亲去世后主动绝食随主人而去的事，引得很多读者唏嘘不已。有人就好奇，贾平凹能把动物写得如此通人性，他自己养的宠物到底是什么。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，许多作家养了猫，有人还开玩笑说现在猫是作家的标配，没有猫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写作。但贾平凹说猫太狐媚，不养。他书房里养着的确实不是猫，而是一只老鼠。

养老鼠也不稀奇，仓鼠就是一些人喜欢的宠物。不过贾平凹书房里养的是一只地地道道的老鼠，说起它的来历，还真有一段故事。有一年夏天，西安最热的时候，贾平凹坐在书房里写东西，开着空调，却发现房间里闷热起来，而且越来越热。他看空调，发现电源灯是灭着的，就打电话找人来修。来修空调的师傅说，你看，你这空调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，有段管子被老鼠从外面咬掉了。空调修好后，又找人把空调边上有可能进老鼠的缝隙用水泥砌严实了。

几天后，贾平凹正在写作，却发现一只小老鼠在地上看着他，一双眼睛似乎在哀求的样子。贾平凹首先想到的是让老鼠出去，他立刻起身打开书房门，那老鼠不躲，但也不往门口去，还是可怜兮兮地望着他。他突然想到，老鼠可能是饿了，就想找些东西给它吃。等他找了吃的拿来，老鼠不见了，他把吃的东西放在老鼠刚刚出现的地方，就继续干自己的事情。

第二天早上，贾平凹发现老鼠已经吃了那些东西，但不见老鼠的影子。白天，他在书房时又打开门，希望老鼠能出去。到了晚上，又担心老鼠挨饿，临走时还是放点吃的在那个位置。然而，每到第二天，吃的东西都会少一些或是全没有了。贾平凹终于明白，这只老鼠是不打算离开这个书房了。他想，索性，就养上吧。他在书房吃什么东西，就给老鼠留一点，在外面吃饭，回书房时还要给老鼠带一点。久而久之，老鼠就成了书房里的一个重要成员。

有人听到这事情，就问，平凹老师，那老鼠长什么样？

贾平凹说，普通老鼠。

人说，不普通，能在上书房行走的老鼠还普通？

贾平凹说，有老鼠说明日子好着么。

本文作者与贾平凹（右）合影

贾平凹手书“绝类离群”

人问，经常能看见它吗？

贾平凹说，四五年了，就见了三次。

人说，你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，肯定是和宠物见面次数最少的纪录。

再说我们那次从南方回来，夜里九点，贾平凹的朋友李文化去接机，一上车，发现车上一条大狗，一身纯色的黑毛，两只大耳朵很有精神地竖着，一双眼睛很有灵性。

有人问，这谁的狗？

李文化一边开车一边严肃地说，平凹老师的。

这狗的样子真独特，是什么品种？

从太白山里来的。

那人转向贾平凹，问，真是你的狗？

贾平凹望着黑乎乎的窗外不说话。

又问，叫啥名？

旺财。李文化说。

李文化这个人唯“活色生香”四字可表。热爱生活，一会儿开车进了大秦岭，一会儿飞到了国外。微信中发起感慨来也是绝对的正能量，有一次在春寒料峭中掉进了湖里，发着抖还不忘幽默一句：神哥说有好事。他的神哥就是贾平凹。

一行人去一家饭馆吃饭，旺财也跟着混了进去。也是有趣，贾平凹走到哪，旺财就跟到哪。

有人说，还真是平凹老师的宠物啊。

贾平凹说，要是我的狗，能叫那名?!

名是我起的，也是我一直养着。可它是我和平凹老师一起从太白山抓回来的，也就是他的狗，不然，见他咋那么亲热呢。李文化一脸认真的样子。

有人就问，平凹老师，你到底有多少宠物啊?!

李文化说，小的宠物有几个，大的宠物是文化。

大家都看着李文化不说话。李文化说，是传统文化。大家就笑。

作为一个陕西人，贾平凹爱秦腔。秦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秦时代，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的秦风就是秦地之声，被学界看作秦腔的源头。先秦时期，秦人以秦乐、秦声吟唱秦风，《蒹葭》即是其中之一。秦腔在西北大地，尤其是陕西一度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，甚至一度成了衡量人的重要标准，是做人最体面的事。1983年，贾平凹在散文《秦腔》中曾经这样写道：“山川不同，便风俗区别，风俗区别，便戏剧存异；普天之下人不同貌，剧不同腔；京，豫，晋，越，黄梅，二簧，四川高腔，几十种品类；或问：历史最悠久者，文武最正经者，是非最汹汹者？曰：秦腔也。正如长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，对待秦腔，爱者便爱得要死，恶者便恶得要命。”贾平凹对秦腔是“爱得要死”一类，所以，当秦腔与其所依存的文明式微时，他才会悲怆地写下长篇小说《秦腔》，表达自己对乡土文明消亡的悲痛。小说中白雪的一曲挽歌《藏舟》也是他对逝去文明的哀悼之象征，白雪生的没有肛门的孩子也是秦腔后继无人的象征。有一次，他正跟着音响里的唱段轻唱“刘彦昌哭得两泪汪”，我突然打断他，问，平凹老师，现在陕西唱《藏舟》唱得最好的角儿是谁？他说，不知道么。于是，都无语。

书法也是贾平凹放不下的爱。他从小练习书法，再忙，只要到书房，他都要写。贾平凹的大字写得更有味道，他写过四个字：“绝类离群”，是写在八尺整张上的。这四个字可以看作是贾平凹自己的写照，从开始写作到今天，贾平凹从来没有进入过哪个潮流，不刻意将自己放在哪个流派。他热爱的事物往往在文明转型时期遭遇行渐消亡的命运，成为乡土文明滋养的事物中的“最后一个”，他写下这些事物和文明的挽歌，也由此构建出自己的世界性怀旧。这也是许多人第一次见这四个字时比较震动的原因。

不可否认，贾平凹的字属文人字，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写这字的人，以及他的文学作品。《废都》是给贾平凹带来很大声名的作品，这部小说出版后一时间长安纸贵。然而，由于复杂的原因，《废都》被禁，而且一禁就是十六年，直到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。有人不仅把庄之蝶看作自己必须对决的对象，还把作者看作了对决的对象，甚至把二者划上了等号。贾平凹曾经面对种种猜疑，然而他很少解释什么。有时候，事情的发展总是让人始料未及，《废都》被禁后，贾平凹的书的销量一直不减，书法作品的价格不断升高，而这一点也让很多人不理解，以至于有人传言他的字是如何如何贵，如何如何难求，还有人说他如何如何小气——有人在文章中确实写过这一点。事实上，贾平凹的字市场价格怎样，都不是他自己能左右的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是一个生活朴素节俭的人，但他对朋友从来都不小气。多年来，他为文坛的朋友写过很多字，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。要是在西安，他只要有时间，还会请朋友们去他的书房喝茶，请朋友们吃西安的美食。

当下文坛上写字的人多，每个人的字的风格和所长都不一样。比如欧阳江河，他的小楷真是见功夫的。但是他一直喜欢贾平凹的大字。有一年春天，他从棣花镇到西安贾平凹的书房，两人相谈甚欢，贾平凹主动给欧阳江河写字，问他要什么内容。欧阳江河看到贾平凹书桌旁的一幅字，喜欢得不行，说自己就要那句话，贾平凹照吩咐写完，盖上章，笑着说，这是我的座右铭，从来不给别人写，今天你要，就破例写给你。那句话是：受命神的周密安排而沉着。

深爱传统文化的贾平凹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复古的气场，这个气场的重要构成是他的收藏。他喜欢从民间收藏一些稀奇古怪的物件，比如各种龙和青蛙，他属龙，名字中又有“凹”字，而“凹”和“蛙”谐音。还有狮子，他曾写过散文《我有一个狮子军》，表达自己对石狮子的喜爱。他也收藏了一些小小的石狮子放在书房，有个朋友说，这些狮子真是可爱，他说，那可都是教授狮子。众人笑起来，因为说话的那个朋友是个教授。在贾平凹心中，这些东西是有灵性的，他也曾写散文记述梦中两个石狮子吵架，醒来调整了它们的位置后觉得石狮子安稳、自己也安稳的故事。有一次，几个朋友一起看他的收藏，其中有根桃木鞭，一位朋友说自己莫名其妙背痛，贾平凹说，那用桃木鞭给你打打吧，那个朋友一直在有神与无神间摆动，但他很是感动，静静地享受贾平凹的“治疗”。出了门，他动动肩和腰，说，真是好多了。阳光下大家都笑。后来想起那天看过的贾平凹的藏品，其他的都慢慢淡忘了，只记住了那枝桃木鞭。

也有人去贾平凹的书房会有点紧张，觉得那些藏品多少有些阴凉之气，但是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的书房是温暖的。何况，那只老鼠总是将自己藏得很严实。

有时候，一些朋友们去贾平凹的书房时一边参观一边照相，贾平凹从来不说什么，但有一次，有人拍了他正写的长篇《秦岭志》的手稿和莫言老师手写给他的七言打油诗时，他很不好意思地说，这两个你们别发网上了吧，不然人都没有一点秘密了。拍照的人赶紧说，不发，不发，您放心！我又想起了那只老鼠，说，平凹老师，我想写个散文，叫《贾平凹的宠物》，行不？他说，行哩，写么。

日记中的爸爸舒芜

■方竹

我怀念爸爸舒芜，是爸爸，使知识渗入我生命的呼吸中。我一首首重温古诗，里面布满爸爸的身影。《长恨歌》《将进酒》里，永远有干校繁星密布的夜晚，“归来池苑皆依旧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对此如何不泪垂。”字字都响着爸爸的感慨之声。

我更怀念爸爸的思想。晚年经过深刻反思，爸爸就像台思想校正仪，人们迷茫而来，和爸爸交谈后，迷茫总会消失很多，促人更深思考。

但爸爸也有困惑，临终都困扰他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凡是他解答不了的，往往是他还习惯从理想主义去解释；凡是分析错了的（因为人类命运不可测），本身的逻辑性依然能使人思维开阔。爸爸活跃缜密的思想总能助人建立更理性的思维，使人眼界开阔，境界提高，不知不觉远离平庸。

这种独特，就是爸爸的魅力。

可惜，许多尖锐思想也难以尽述，但从这本《日记中的爸爸舒芜》（北京出版社2017年出版）中，依然能领略到爸爸的悲悯、忧思和间或流露的幽默。

在爸爸的普照下，家庭氛围是如此明朗安详，弥漫书香。